

作家园地

隐身万类的光华

◆曹洁

鲁院的季节就是植物的季节。三月桃花,玉兰开了;四月秀萼,梅花谢了;五月榴花,桑葚甜了;六月鸣蝉,荷花开了;七月流火,梅子落尽。万物的动与静,赋予了这个院子活生生的灵性。鲁院是一个院子,也不只是一个院子,她更是一个气场,或者说是一个植物场、一个自然场,文学、人性、良善在这里草木一样地生长。

李万华,是开在鲁院的一朵格桑花。她是隐身万类的光华,清瘦却坚毅,是一个有灵魂的人。生命如冰,灵魂在水上行走,外物于她,只是视而不见,耳闻的喧嚣与芜杂。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,爱默生说:“人不是在自然界,而是在自身中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,世界非常空虚,它却从这种虚饰的外观中得到好处,使灵魂骄傲地得意洋洋。”李万华安静素雅,恬淡从容,从不骄矜傲慢,也不特立独行,清静自守,内化灵魂,不着修饰,自成气象。

李万华的文字是有骨性的。水深不响,人静少言,一个真正的作家,应该以静态的作品来应和动态的世界。李万华始终微笑着,包容纷扰,过滤杂尘,随性自然,经营着自我空间与自然世界的交融体悟。

她身在任何一个场,又游离任何一个场,既有近距的深入和体察,又有远观的观照和审视,亦或超然出尘,俯瞰众相。她是善良而多情的介入者和深爱者,也是冷静而清醒的观望者和书写者。她敏锐的触须延展到视目所及的任何领域,又会在某个瞬间惊悚、收缩。这不是逃避,是自我保护,也是自然守卫。她看似随和随性,实则端庄严谨,接纳着纷至沓来的生命信息,也屏蔽着横空而过的世俗浮尘,忍着疼痛,将自己过滤,还一脉清寂,即使存些泥沙,但绝不浑浊。

李万华的文字有散文的富赡,也有小说的情状和细节、背景的烘托渲染、人物的神态风貌。“我斜在夜晚的沙发上,听基辛、贝尔和麦斯基的《A小调钢琴三重奏》。窗外的路灯透进一些昏黄的光晕来,罩着水瓶中的一丛富贵竹,枝叶的疏影正在那里掩映。何必生搬硬套呢,我忽然想,明确的意义又有何用。一个镜头移动着,一段废弃的铁路在荒草中延伸,一匹马躺下来,四蹄伸开仿佛一朵黑色的花,草地上坐着的年轻母亲,她看见老去的自己牵着年幼的自己。摇移过去,一束光穿透林梢,光斑洒在草地上,男孩子穿着薄衬衫,在光束中旋转,他的笑声传出,小云雀忽起忽落……”这些文字清静而勃然,一如她正在聆听的三重奏,乐流如水,人行水上。

李万华的持久和耐力源自她的从容和祥和。这样和笼着她的眼目、鼻子、嘴唇,弥散出一种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的母性慈爱。我每每恍惚,在她深深浅浅的微笑里看到母亲的影子。她的包容、素宁、无欲,无疑就是母性的。她母性的目光,停留在树木、草芥、野花以及各种小动物上,她几乎能说出走过脚边的每一株草木的种类、名字、性情,甚至叶子的细微差别。在她喜悦而又怜惜的目光中,我读到一个大自然的女儿敏感疼痛的悲悯和护爱。

人之相遇、相与、相知,如光的穿透,是上帝的旨意。李万华,是我在鲁院相逢的亲人,我们吸纳着彼此的生命信号,如空气、水分、阳光,不声不息,悄悄滋养。这是我们贴近的理由,也是我们小小的从容。叶芝有一句诗:她劝我们从容相爱,如叶生树梢;她劝我们从容生活,如草生堤堰。

在鲁院,我们说植物的形态与品性,说行走的惬意与恣肆,说成长的自力与坚韧,说生命的感动与珍惜,说人性的真挚与美善,说女性隐秘不宣的丰富和明艳,说散文的耐心与坚守……犹如与另一个自己倾心对话,李万华给了我太多喜悦和幸福。

这幸福终究要告一个段落。雾霾充塞的北京,居然在临别的日子晴朗,晴朗到不真实。这不真实来自内心的恐慌,离开的恐慌。李万华从没有这样的惶恐,她始终微笑着,安静地做着一件又一件本分的事。她在《海东时报》开了视听专栏“西窗借月”,巴赫、肖邦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……这些灵魂的亲人,栖息在她的文字里,月过处,青草葳蕤,犹如大海涛涛。我想,“西窗借月”之意境是她自己的取意。她依西窗借明月,看到什么听到什么,就写下什么,以供养自己的灵魂。

很多人不知晓李万华。她内敛低调,不事张扬,她的散文有小心思,更有大气象。第一部文集《金色河谷》获第二届青海文学奖;第二部散文集即将付梓,暂定名《西风消息》,记录了有关青藏高原物候与节气方面的内容。这是多么简单而文学的名字,西风正紧,春就要来了。这“西风消息”,于她是绵密入微的生命印痕,于他人则是纷扰红尘中的一剂清心良药。

李万华,还是那个将目光投注在大地上万物的万华,借着西风,传递春的消息。或者,这高原上清凉而温厚的女子,就是西风,就是春消息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级班作家)



春意浓

■摄影欣赏

苏州天平山景区桃花涧景点一株含苞的桃花在春色中绽放。天平山景区今年首次在300米长的桃花涧景点引入节能环保的人造雾化系统,为春游赏花人营造了新奇的感受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云雾缭绕的迷雾林海间,在呼吸湿润新鲜空气的同时,尽情享受小桥流水、绿树红花如梦仙境,令人心旷神怡。

王建中摄

朝花夕拾

篱笆柳上燕剪花

◆付秀宏

春光里,篱笆旁一株柳,是春煦里的好温柔。篱笆柳上,最宜燕剪花。燕子从畦边的荠菜花上匆匆掠过,蒲公英花也笑灿了脸。邻居的阿伯修了一道绿篱,院落里植几株垂柳。恰是迎春花开时节,一朵朵鲜嫩似梦,如同孩童轻声慢语地说笑着。阿伯踩在泥土上,湿湿软软,好似棉花般的云端。

春天的水气已经入了篱笆柳黑黢黢的老骨,化作了柳丝里无尽的音符,以无形出有形,像书画家把心里的舒暢搬到宣纸上一笔,意到笔成。北归的燕子,衔泥筑巢,以河溪湖泊为据,以桥筋渡头为纽,与平原花田交错,同农家村舍相依。门前小桥流水,屋后桑柳成荫。短柳如雨点,长柳若雨丝,在烟雨中愈发青翠起来。

倘若单是柳树,倒显得寂寞。与之相伴的几株玉兰花,也要开放了,它们盛大而荣光,真

诚而纯洁,一旦抬眼看世界,便是如柳一样的温润,如柳一样的朦胧,甚而带着几分风情,几分暧昧。有朋友填了一首“行香子”的咏柳词:柳挽朝霞,烟透篱笆。似相识,燕剪春纱。晓园风软,玉兰梦华。种一株桃,一畦韭,一亭花。得此生涯,还复何愁。更抛却,雾里繁华。心游物外,意落平沙。或赋句诗,饮盅酒,吃杯茶。

是,春日里,深井活水最堪啜,润泽春茶味更真。春茶多嫩芽,价值高,可春茶往往与春雨相冲突,只要一下雨,就出了好茶了。但雨天似乎是春天的专场,忙碌的燕子来回忙碌着,都发生在雨丝斜斜的背景里。春天里无名的花儿一旦经了春雨,便在向阳的渠坡悄悄地开着,那一簇簇金色或白色的小花朵。

“篱笆柳上燕剪花”与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是两种不同的境界。前者清纯、妩媚,展示的是

生命初期的样子。后者则深沉、饱满,意会的是生命中后期的深情眷恋。我一直感念“篱笆柳上燕剪花”的简单和美丽,恰好早晨有两只喜鹊——仿佛懂得我心似的,站在篱笆柳的横枝上跳动嬉闹,但不是燕剪花的姿态,它们的身影被朝霞染成灵动的剪影,在风里轻轻地摇曳着。

篱笆柳的节奏是慢的,我懂得篱笆柳慢的妙处,每一滴柳色都不是轻易染点的,而是细细拿捏,是走心人定那种模样的,不仅捕获了燕子、喜鹊的青睐,还营建了禅意葱茏的场性。篱笆柳记载下长长短短的岁月,也记载下人们的喜怒哀乐。

“燕剪花”多么优雅,不可复制,不留踪影,清淡和自由中有着无限的流连,即使燕剪花去了,也有再来的时候。燕剪花的曼妙,是转瞬即逝却能失而复得,只要你拥有一颗喜爱大自然的初心。

苏北那水墨烟云的四月

◆张幼雷

四月初的苏北,万物已苏身醒来,置身自然中,拂过的风是柔和的,远眺的树是柔和的,沐浴的阳光是柔和的,就连耳畔远逝声响好似也化了柔和的音符。那田园、山岗、河流、天空、大地、人物已被柔和的气息环绕着、包围着、渲染着,柔和成为了四月苏北自然的基调。

四月初的苏北,好似善画者笔下浓淡泼洒的水墨。因工作上的缘故,我曾为地方生态创建做着事情,曾在四月初春时节,登上古镇汴塘那充满故事的凤凰山。美丽的大山有传说,凤凰山的传说是古代的神话。今天的凤凰山却谱写着转业军人植绿造林、勤劳致富的故事。山上已是杏树的乐园,此刻也恰是杏花开放最好的时节,凤凰山吸引着兴致浓淡慕名而来的游客。

美丽的凤凰山是诱人的,更诱人的还是山上绽放吐蕊飘香沁人的杏花。昔日荒落的凤凰山因满山的杏花增添了生气。进得山来,满目杏花,晃晃地,花了眼睛,乱了心神。相较而言,还是嗅觉最可靠。嗅到醉人芳香非但不浓,还是流动着时有时无的淡香。仔细向香的源头寻去,又看到清浅透着若有若无的一抹抹粉红。此情此景真是应了古人“蜡红枝上粉红云,日丽烟浓看不真”的诗句。

春天的苏北大地颜色是多变的,景物朦胧,多有层次,于是如烟如画的满地春色尽收眼底。四月的风景是飘渺的。远处,村庄隐隐约约掩映在树林之后,村里升腾而起的炊烟雾状般飘散着。杨树刚刚长出嫩绿的幼芽,泛着翠绿。树的枝叶叶儿是遮不住的,远远看去水水滑滑。叶芽还带有绒绒的感觉,附着在枝杈上,看不见形迹,只可见一丛丛毛状的颜色,煞是可亲。

苗儿草儿也刚泛出青,一簇簇地沐浴在阳光里,娇弱地在微风中努力舒展着腰身,把大地点缀得青青翠翠,斑斑驳驳。四月的“地气”已升腾了起来,扬扬洒洒的气息似脉动般散布,空气里好像有了一层雨雾状物质,天地间仿佛挂了一层薄薄的水纱。一切都变得朦胧了、魔幻了,我不由得揉了揉眼睛,但看到的还是一片醉人的朦胧。能够听到的天籁也曼妙了

起来。站在高高的山岗,耳际传来顺山势而起的风声。但此时的风不再咆哮,劲狂,更没有了席卷的方向。风轻吹着哨子,像少女般柔软的手,拂掠在花的天堂,似不经意地把花粉吹去了,散播到万花丛中,到了秋季又是个丰收年吧。

山上种果树的老把式想必是能看出来风向的,但他们可能已陶醉在果树茁壮成长的喜悦中,无暇思索了。山脚下的路伴随着各色车辆,但远远望去,车行进的速度却慢得有趣。远处有白烟的工地也在生产着,他们应该是有声响的,但听不到声音,只能在想像中感受。

风随心动,我听到近处风声、鸟鸣、虫吟、枝叶摆动奏响的音乐,听不到却能感觉到远处万物的声响。我的身心恍惚起来,沉醉在自然界梦幻的世界里。

柔和的太阳已划去了晌午,上山来的游人多了,或骑车或徒步,三三两两游戏在花的海洋里。他们一行开始返程,在花美入好的景色中,在山间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中,在苏北水墨般的四月中。

◆本报记者 张春燕

《荒野猎人》不仅让莱昂纳多捧上小金人,也揭开了落基山脉云雾缭绕的自然面纱。

已经不是第一次,在好莱坞大片里饱览加拿大落基山脉艾伯塔的山和林。作为加拿大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,好莱坞导演偏爱在此取景。落基山脉贯穿艾伯塔全省,南下至美国西岸。李安在这里拍出了《断背山》,诺兰在这里取了《星际穿越》的景,布拉德·皮特在这里上演《燃情岁月》,梦露也在这里拍过《大江东去》。

19世纪,美国中西部涌入虎视眈眈的白人,他们砍伐森林,猎杀野兽,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,也威胁到了苏族人的生存,于是红云战争、黑山战争等纷纷爆发。捍卫家园的苏族人不得不拿起武器誓死抵抗。可惜,由于生产力低下,源源不断的白人终究毁灭他们的家园,当地壮观的野牛群也消失殆尽。美洲平原的马背文化和西部神秘的处女地,湮没于历史长河中。《荒野猎人》的故事,便是取材于这段历史。

原始森林的广袤和荒芜,伴随电影的长镜头一点一滴沁入观影者内心。荒蛮又不失生机,粗犷又不失秀美,大抵是落基山最引人入胜的地方。然而,荒野却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,尽管自然环境如此恶劣,时而暴风、骤雪、烈日、狂风,但悲剧的根源不在环境,在人心。

大自然不需要人类,但人类却不能不依托大自然。莱昂纳多饰演的猎人,最终能一次次生存下来,除了顽强的意志,还在于被杀的熊皮、坠崖的马肚、腐肉、活鱼,

以及冰冷的激流,这都是大自然赋予猎人最重要的救命稻草。

人类在这个星球的力量何其渺小、又何其孤独?

青岛出版集团资深编辑申尧,冥冥之中中和荒野总是联系在一起。他编辑出版的多部作品,皆与荒野有关。出版生涯第一本著作《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》便是一部与《荒野猎人》存在内核关联的作品。“在我国,同样具有令人着迷的高原、冰川、激流,也同样有在荒野中绝境逢生的人,比如《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》的作者税晓洁。”

税晓洁和申尧是好哥们,两人都向往荒野,都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感到孤独和压抑。税晓洁是记者出身,所以他写作;他也是行者,所以他用双脚丈量山河。30年了,他不断在行走中探索未知世界,担负着科普与环保的传播。他已经不记得为什么要逃离城市,为什么眷顾着高山和流水。一个行囊背上,他便朝荒野迈进了。

“乌干达”是税晓洁漂流雅鲁藏布江时,漂友们送给他的外号。从雅鲁藏布江漂流回来,税晓洁干瘦、光头、刀脸、皮黑,如同从牢狱里跑出来的犯人。但是他的眼神出奇温和、明亮,偶尔潮湿,感恩于命运的眷顾——他又把命拎回来了,又可以用酒来浇灌周身的疲乏、内心的无聊。可是酒最终只是浇灌孤独的肥料,越喝孤独就越大,大如一块横在你面前的巨石。

这是《我的朋友税晓洁》中,潘能军对他的描写。你可以想像,一个逃离都市、常年浪迹高原的人,他厌弃什么、留恋什么。他似乎浑身

披挂着大自然的触须——被高原的阳光炙烤,被粗砺的漠风吹拂,被雪山的清寒明净洗涤,已经染上了自然原始的野性。潘能军回忆说,躺在舒适的床上,税晓洁失眠,想把帐篷睡袋搬进家属区院子里,又怕别人说他神经出了问题。反正他一回城市,身体就像一坨铁,很快就锈得不成样子了,接着精神也被什么蛀空,心似乎也被锈烂了。

税晓洁把雅鲁藏布江漂流沿途所看、所感,以及九死一生的生活写成纪实文字40万余字后,把再版修改的权利索性交给责编申尧。当申尧追着他从青岛来到十堰,要跟税晓洁签订出版合同时,没想到第二天税晓洁竟然还要去高原,一走就是3个月。

在十堰温暖阳光的摩挲中,税晓洁伸手拥抱了一下老朋友申尧,默默地用力揽了他一下。申尧触碰到他那个孤独的、渴望再次回归荒野的心,已经重新蓄满能量。那么,除了羡慕和祝福,申尧还能说什么?

为什么向往高原?为什么向往纯净野性的自然之美?有人问登山者,你为何要登山?登山者回答,因为那座山就在那里。这是理由又不是理由。

和税晓洁相比,申尧似乎要内敛一些。他向往陶渊明“开荒南野际,抱拙归园田”的山野生活,也憧憬《瓦尔登湖》中描述的荒野岁月:“站在积雪的平原上,好像在群山中的牧场上,我先是穿过一英尺深

的雪,然后又穿过一英尺厚的冰,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,就躺在那里喝水,又望人那安静的鱼的客厅,那儿充满了一种柔和的光,仿佛是透过了一层磨砂玻璃照进去的似的,那细沙的底还跟夏天一样的时候一样,在那里一个并无波涛而有悠久澄清之感的,像琥珀色一样的黄昏正统治着,和那里的居民的冷静与均衡气质却完全协调。天空在我脚下,正如它之又在我们头上。”

每周,他都攀登峭山,独爱一些荒无人烟的小径。春日已到,桃花夭夭。站在峭山罕至的小道上,他越感觉孤独。他说:“这种孤独与生俱来,无法消除。缓解这种孤独,只能是拼命走到自然中,去看、去触摸,去感受自己的存在。”

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:那尖尖的山顶吸引着,就像海明威妻子笔下的老人,他的小船孤独地竖着桅杆。而我此刻也像漂泊在海洋中,黄褐色的山体在夕阳的映衬下,突然发出一种黄金般的色彩。此时,在山坡上踉跄登攀的我,莫名感到一种幸福。此前则只有疲乏和孤独。无论世界多么繁华,无论时间多么漫长,我终究是一个人。虽然孤独,但却傲慢。

峭山最吸引人的风光,就是云气变化无常,山泉如歌如诉,云雾缭绕宛若仙境。为什么同样身处都市,有的人拼命逃离,有的人却感受不到孤独?申尧说: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儿女,因为太过社会化,把本性迷住了,一到大自然,这本性当然就被唤醒了……

连续污泥深度脱水设备 诚聘代理/经销商 上海中耀环保 13816865016 13524069775 13801764423